

等待飛魚入選今年釜山與東京影展

專訪

【記者陳泊村專訪】前陣子上映的國片「等待飛魚」，入選第10屆釜山國際影展——亞太特別單元，為台灣唯一劇情片代表，日前亦正式受邀入圍第18屆東京影展——亞太之風單元，你一定很好奇這部電影的導演是誰吧？她就是本校大傳系第5屆校友曾文珍。

「等待飛魚」是曾文珍的第一部劇情片，她笑著說：「其實我一直沒想過自己會有拍劇情片的一天，去年在跟朋友看電影時，覺得那部電影的拍法尚有改進空間，於是朋友就慫恿我說：『乾脆妳來拍劇情片吧！』」就因為這句話，她把1999年即已發想的「等待飛魚」劇本寫完，並送去新聞局甄選，幸運獲得600萬元的電影輔導金，這部無心插柳柳成蔭的電影成果，讓人眼睛為之一亮。但她感慨台灣的電影環境差，「大家都說國片不景氣，自己拍了『等待飛魚』才知道，國片環境真的不好。」她認為國內電影市場90%都是好萊塢電影，剩下的10%又以日片、韓片為大宗，國片只占了小部分，雖然國片一直存在著，卻不足以影響台灣的社會面向。

曾文珍身兼「等待飛魚」的編劇，她把自己追求「單純、簡單」的生活態度投注其中，她認為手機雖很方便，卻讓人的知覺退化，因此「手機」在本片中，成為男女主角愛情的開始。「等待飛魚」主要是在描述一位來自台北的都會女性，因出差到蘭嶼認識了當地的達悟族青年，在當地沒有了手機、網路等科技資訊的干擾，只有人與人之間真實的相處，他們一起等待飛魚，也等待愛情。而後女主角回到台北後，開始想念蘭嶼的簡單生活，最後她毅然決然回到蘭嶼，與男主角生活在一起。

曾文珍個性一向低調，多次拒絕擔任影展評審，也鮮少出席大場合，因為她想保持影像工作者的單純身分。私底下，她卻喜歡出席一些影片座談會，因為她認為這樣可以與觀眾面對面溝通並分享影片心得，不過如今她為了「等待飛魚」的電影宣傳，不得不漸漸在媒體亮相，許多人以為她是電影新手，其實她在拍劇情片前，已拍過多部紀錄片，並獲得多項獎項。

在拍攝「等待飛魚」之前，曾文珍拍攝的幾乎全是紀錄片，她在2002年以「春天——許金玉的故事」贏得39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，並入圍瑞士佛瑞堡國際影展、香港國

際電影節人道獎紀錄片競賽等多個國內外影展參展。她謙虛地說：「得獎真的很幸運，也是對我的一種鼓勵。」而宋美齡逝世時，在公視一再重播的「世紀宋美齡」，就是由她拍攝的，這是公視叫好叫座的作品，也讓曾文珍晉身為「票房導演」。

為什麼曾文珍會這麼喜歡拍紀錄片呢？她回憶說：「大學時期曾在全景工作室實習，接觸紀錄片的製作過程，耳濡目染之下，大四的畢業製作就選擇拍紀錄片『心窗』」，這是曾文珍生平的第一部紀錄片，不但獲得國家電影資料館獎助的金穗獎錄影帶最佳紀錄片，也獲得該館獎助的金帶獎紀實報導類佳作，從此曾文珍與紀錄片結下不解之緣。

多年來，曾文珍一直在尋找「什麼是台灣土地上的故事」，也因此她大多以台灣的小人物為拍攝題材。身為女性導演，曾文珍並非刻意，但她的紀錄片卻多以女性為主，她細膩的拍攝手法讓觀眾回味無窮。比如「尤瑋瑋與她的老公」描述的就是視障者尤瑋瑋的故事；「春天——許金玉的故事」是記錄老阿嬤許金玉的一生。

而原住民題材也是她很常接觸的，緣起於她畢業後到「多面向藝術工作室」擔任編導，跟著台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研究所長李道明到山上拍片，從此開拓這塊她從沒接觸過的領域——台灣原住民。她拍過不少原住民的紀錄片，如「冠軍之後」、「鄒族的植物與文化」、「鄒族——我們這一群人」、「阿美族——美麗的故鄉」，都很真實的呈現部落的生活。

直到現在，曾文珍仍很感謝學校，她認為淡江自由的學風啟發她的創造力，且在校內學到的一切，對日後的工作助益不少。她說：「在大傳系做報告、畢業製作及在系上實習媒體時，都需要跟組員的合作才能完成，讓我學會溝通、協調的能力。」尤其當時系上的實習媒體——北海岸（淡江網路新聞報的前身），訓練她的文字能力，以至於她在日後拍片時常常自己寫劇本。

曾文珍刻意讓自己的生活單純，她說：「這樣才能讓創作情感更真實，不被世俗所牽絆。」她認為現代人把生活弄得太過忙碌，應該走出戶外去感受大自然，也因此她曾想到原住民部落當國小老師，享受山上悠閒儉樸的生活。雖然她沒當成原住民部落的老師，但她終究還是當起了大學講師。曾文珍最近應邀在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兼課，教的是她擅長的「紀錄片」，多了老師身分的她，特別花許多時間在準備教材。

「等待飛魚」的宣傳已結束，曾文珍已在為下一部片寫劇本，她說：「應該還是會拍劇情片，但未來還是會回頭拍紀錄片。」未來的事情都是種「等待」，因為單純，讓等待變得更美好。曾文珍想了一下說道：「我等待著以後能開著卡車、載著機器，到全台灣露天放映自己的電影。」走出訪談的星巴克咖啡廳，我等待曾文珍的下一部作品。





時報社